



【文化地标】

# 《墨子》中的泰山

□王玉堂

战国时期的墨子,不仅是一位学显天下的思想巨子,还是一位声震诸侯的卓越政治家、军事家、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;其创立的墨家学派在先秦时期与儒学并称“显学”。到了孟子时代,依然是“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不归杨,则归墨。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然而,就是这位“中国历史中一甚大人物”,正史中记载甚少,《史记》中也没有为墨子立传,仅在《孟子荀卿列传》未附有寥寥数语:“盖墨翟,宋之大夫,善守御,为节用。或曰并孔子时,或曰在其后。”就是这语焉不详的24个字,给后人研究墨子带来了极大困惑。

与历史典籍中墨子的记述少之又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在现存墨家经典《墨子》一书中,有关泰山的记载则多处可见。据统计,在今本《墨子》中出现过两次“大山”、两次“太山”、四次“泰山”。清代学者毕沅考证的《墨子佚文》中亦出现过一次“太山”。“大山”即“太山”,亦即泰山。也就是说,“泰山”至少在《墨子》书中出现过九次,这在先秦典籍中极为罕见;泰山在墨子及墨家弟子心目中的地位之崇由此可见一斑。

泰山作为地名在《墨子》中出现过四次。第一次提及泰山与战争有关:“至夫差之身,北而攻齐,舍于汶上,战于艾陵,大败齐人,而葆之大山。”(《墨子·非攻》)讲的是齐国被吴国的军队打败,退守泰山的情形。后来,吴国“退不能赏孤,施舍群萌,自恃其力,伐其功,誉其志,怠于教”,最终“吴国以亡”。第二次是墨子在泰山之上“樵禽子”:



▲墨子

“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,手足胼胝,面目黧黑,役身给使,不敢问欲。子墨子其哀之,乃管酒块脯,寄于大山,味菜坐之,以樵禽子。”(《墨子·备梯》)禽滑厘是墨子的得意门生,曾率三百人持“守圉之器,在宋城上而待楚寇”(《墨子·公输》)。这次墨子“管酒块脯,寄于大山,味菜坐之,以樵禽子”,一个以自苦为极而又有血有肉、重情重义的墨者形象跃然纸上。第三次则是周武王祭祀泰山的记载:“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,既曰:泰山,有道曾孙周王有事,大事既获,仁人尚作,以祗商夏蛮夷丑貉。”(《墨子·兼爱中》)意在说明武王“虽有周亲,不若仁人。万方有罪,维予一人”

的兼爱情怀和担当精神,对“今天下之士君子”认为兼爱是“不可行之物”进行了有理有据有力的驳斥。

在墨子看来,泰山不仅仅是一座山,而且是神圣、雄伟和力量的象征。如《墨子·兼爱中》记载:“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:然,乃若兼则善矣。虽然,不可行之物也,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。子墨子言:是非其譬也。夫挈太山而越河济,可谓毕劫有力矣。自古及今,未有能行之者也;况乎兼相爱、交相利,则与此异,古者圣王行之。”

再如《墨子·兼爱下》记载:“然而今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,犹未止也。曰:兼即仁矣,义矣。虽然,岂可为哉?吾譬兼之不可为也,犹挈泰山以超江河也。故兼者直愿之也,夫岂可为之物哉?子墨子曰:夫挈泰山以超江河,自古之及今,生民而来,未尝有也。今若夫兼相爱、交相利,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。”“挈太山越河济”与“挈泰山以超江河”是一个意思,比喻不可能做到的事情。“今天下之士君子”认为推行墨家兼爱学说“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”,是不可能做到的事。墨子则理直气壮地反唇相讥:“挈太山越河济”“挈泰山以超江河”是不可能做到,但“兼相爱、交相利”与“挈太山越河济”“挈泰山以超江河”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,并且都是古代圣王亲自实行过的。无论是“挈太山越河济”,还是“挈泰山以超江河”,强调的都是泰山之大而难以挈动。

历史上的墨家非常重视对大自然的观察。据《墨子·佚文》记载:“禽子问:‘天与地孰仁?’墨子曰:‘翟以地为仁。太山之上则封禅焉。培塿之侧则生松柏,下生黍苗莞蒲,水生鼃鼃龟鱼,民衣焉,食焉,死焉,地终不责德焉。故翟以地为仁。’”墨子尊天事鬼,又认为“地仁于天”,体现了对大自然的敬畏。在这里,墨子重在强调泰山的神圣与神奇。有研究者据“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”“太山之上则封禅焉”等词句,推测泰山封禅源于墨家或与墨家有关,值得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。

另外,《墨子》书中还先后三次出现过“泰颠”二字:“文王举閼天,泰颠于置罔之中”(《墨子·尚贤上》)、“武王有閼天,泰颠”(《墨子·尚贤下》)、“泰颠来宾,河出绿图,地出乘黄”(《墨子·非攻下》)。

有人便望文生义地把“泰颠”解释为泰山之巅,更有学者把“泰颠来宾”说成是“地外文明曾经光临泰山”,这些都是极其荒谬的。这里的“泰颠”又作“太颠”、“大颠”,是人名而非地名。“泰颠”是周文王手下的一位贤臣,与南官括、散宜生、閼天一起并称“文王四友”,曾用计解救被殷纣王囚禁的文王,辅佐武王伐纣,与泰山无关。

长期以来,墨子的里籍问题一直争论不休,至今没有定论。有鲁国(今山东滕州)说、鲁阳(今河南鲁山)说、宋人说、齐人说,甚至还有离奇的印度人说、阿拉伯人说,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中国大地名山众多,墨子唯有对泰山情有独钟。通过对墨子与泰山的研究,或许能为“墨子是鲁国人”说提供更多的佐证与支撑。

【忆海拾珠】

## 英租时期刘公岛上的“祥子”



□彭均胜

人们对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的代表作——《骆驼祥子》耳熟能详,《骆驼祥子》描写了上世纪20年代老北京人力车夫“祥子”的辛酸故事,“祥子”化作辛苦贫穷人力车夫的符号。在几乎同时期距北京千里之外的刘公岛上,也就是英国租借威海卫时期,曾为北洋海军成军地的刘公岛上,也生存着一群“祥子”,受尽了英国殖民者的欺凌。

甲午战争战败后不久,1898年,英国靠武力强行租借威海,英国军方十分看中威海的气候,并将刘公岛当做英国海军驻华舰队避暑、疗养和训练基地,每年4-10月到刘公岛避暑养病,最多时舰队达34艘,官兵达7800余名,这就大大刺激了岛上交通工具的发展。留在岛上的部分居民和岛外的不少中国人,或屈从于英国人的淫威,或迫于生活贫困,大都从事人力车夫的营生。

刘公岛上的人力车,即黄包车,由人拉的双轮车,因它的原产地是日本,1902年后才引入到威海,民众将这种车贬称“东洋驴子”或拉“洋车”。由于这种车较为轻便,造价比较低,扩充较快,1934年岛上就有164辆。

英国驻刘公岛海军军官及其家属,凡出门办事或游玩,均以车代步,有的是乘车去东泓打“高尔夫”、看打靶,或是乘车岛游,个别的还有乘人力车举行婚礼的,还有的组织乘车赛跑的。这些拉车人被称之为“洋车夫”。“洋车夫”为了养家糊口,只能唯英国官兵之命是从。

“洋车夫”把人拉到目的地之后,要你在那里等多久,不敢越雷池半步。有些被英国官兵熟悉了的车夫,经常被他们指名道姓地按时接送,专门服务。但在殖民统治下,车夫们只有听之任之的份儿,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和权利。

殖民当局对人力车的管理也非常严格,实行许可证制度,运营车辆要领取牌照,要在显著位置或指明的位置上打上车辆的登记号码;天黑时,必须点亮车灯。严格执行乘车价格,不得拒载,严禁运送货物、牲畜和传染病人,保持车辆整洁。车夫们还要统一着装,上衣为蓝背心,黑边、白字。殖民当局还经常查验车况,不符合标准的要吊销牌照,问题严重的要予以重罚,甚至没收和拆毁车辆。为了营生,车夫们还是老老实实地遵守这些古怪的“规定”,人收拾得紧趁利落,车擦得干干净净,车铃调理得悦耳动听,车灯在夜里点得锃明瓦亮,唯有这样,才好招揽那些高贵而又爱显摆的英国官兵……

刘公岛上当年有164辆黄包车,也就是说有164个“祥子”。他们的年龄都在20-40岁之间,大的也有近50岁的,最小的只有13岁。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“祥子”“趴活”等客,专做英军官兵等外国人的生意。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张老照片上清晰地记录了这一场景,图片中众多的黄包车一字整齐地排列在海军公所门前,当时海军公所辟建为英海军俱乐部,开设酒吧、地滚球等娱乐设施,每逢周末和下班时间,英军官兵在此消遣娱乐,也成为“祥子”们招揽生意的重要场所。

因为车多,英国人规定“祥子”们要排队,有专人挨个叫号,“祥子”每接上一个顾客,便端起车杆,甩开大步,撒丫子就跑。有时候是坐车的英国人催他们跑,他们便快跑;催他们快跑,他们便飞跑。坐车的英国人许多时候并不十分着急赶路,他们有的是时间,但是“祥子”们自己却得抓紧,大家能多跑一趟就多挣一趟的钱,尤其大家都在奔下午4点这个时辰。因为英国人,无论是舰上的还是岛上的,每天下午4点下班,他们从舰艇上下来或从办公署走出来,“祥子”们的生意立马就掀起了高潮。

“祥子”们的报酬,一般一站地一角钱,3里路两角。对照当时的物价,时白细布每匹6元,面粉(红日当天、五燕、蝠寿等牌)每袋1.3元。车夫们累死累活地辛苦一天,挣不到一袋面粉,也仅是挣个温饱钱。

1940年,英军撤离刘公岛,刘公岛结束了长达42年的殖民统治,岛上的“祥子”们失去了挣钱的营生,转移到城区,继续挣扎在日本和国民政府的奴役之下。新中国成立后,人民政府摒弃了这种人力车拉的奴役行当,旧社会劳苦大众生活缩影的“祥子”们一同走进了历史,留下了那段悲惨岁月的时代印记……